



千年帝制终结，共和曙光初现，子弹击碎共和梦

1913

选票与子弹

范晓军 王巍 著

选票
子弹

新华出版社



千年帝制终结，共和曙光初现，子弹击碎共和梦

1913 选票与子弹

范晓军 王巍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1913选票与子弹 / 范晓军, 王巍著. —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3.5

ISBN 978-7-5166-0458-8

I. ①1 … II. ①范 … ②王 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历史事件—1912~1913

IV. ①K258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89605号

1913选票与子弹

著者: 范晓军 王巍

出版人: 张百新

责任编辑: 蒋小云

封面设计: 李尘工作室

责任印制: 廖成华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

邮 编: 100040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apub.com> 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

照 排: 李尘工作室

印 刷: 河北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mm × 240mm

印 张: 18

字 数: 258千字

版 次: 2013年6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3年6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6-0458-8

定 价: 28.8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-63077101

1913 选票与子弹 目录

第一章 中国第一华盛顿 / 1

- 一、国都之争 / 2
- 二、“老大”的幸福 / 14
- 三、北京欢迎你 / 19

第二章 忆昔开元全盛日 / 29

- 一、您入党了吗 / 30
- 二、想说就说 / 44
- 三、发型革命 / 51

第三章 可怜赢得假共和 / 55

- 一、唐总理出走 / 56
- 二、陆神父现眼 / 67
- 三、张振武之死 / 75
- 四、陈其美打官司 / 82

第四章 裁撤南军扩北军 / 87

- 一、南京兵灾 / 88



- 二、赣军火力太猛 / 95
- 三、湘军退伍记 / 100
- 四、兵匪一家亲 / 103
- 五、角逐烟登黄 / 107
- 六、聪明的榆林道 / 110
- 七、阎锡山“削藩” / 113

第五章 陆海边疆风云变 / 119

- 一、新疆“超人” / 120
- 二、“马”踏甘肃 / 124
- 三、奉军诞生记 / 127
- 四、罗福星殉国 / 130

第六章 江洋大盗恶邻居 / 133

- 一、那就是青藏高原 / 134
- 二、蒙古，蒙古 / 142
- 三、日本的狼子野心 / 153

第七章 光怪陆离话选举 / 159

- 一、谁动了我的选票 / 160
- 二、大选直通车 / 166
- 三、议长争夺战 / 173

第八章 别有伤心哭国魂 / 181

- 一、惊天“宋案” / 182
- 二、谁是真凶 / 186
- 三、是战是和 / 191

第九章 惊人事业随流水 / 197

- 一、孤军奋战 / 198
- 二、血染石头城 / 203
- 三、月黑风高 / 211
- 四、海上炮声隆 / 215

第十章 城头变幻大王旗 / 221

- 一、岭南易帜 / 222
- 二、咱们商人有力量 / 226
- 三、浙江潮 / 229
- 四、脚踩两只船 / 232
- 五、川江带血流 / 234
- 六、柳州兵变 / 240

第十一章 手中握有杀人刀 / 245

- 一、“黎菩萨”大开杀戒 / 246
- 二、“白狼”啸中州 / 248





三、滇黔“弯弯绕” / 250

四、讨好袁世凯 / 256

第十二章 一场游戏一场梦 / 261

一、不如归 / 262

二、袁总统“转正” / 265

三、摧毁共和 / 271

引文及参考书目 / 275

第一章

中国第一华盛顿



一、国都之争

1913

公元1912年2月18日，壬子年正月初一，北京城268年来又一次迎来了改朝换代后的第一个春节，老百姓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过了个有史以来第一个没有皇上的大年。

住在紫禁城里的前大清国的隆裕太后和溥仪小皇帝，更是在无比凄惨的氛围中，终于告别了噩梦般的辛亥年。

但闻新人笑，哪闻旧人哭。

此时，中国的“新主人”袁世凯正春风得意、斗志昂扬。

清帝逊位后，袁世凯立即电告南京临时政府宣布政见，表明心迹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：

共和为最良国体，世界之所公认。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，实诸公累年之心血，亦民国无疆之幸福。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——业经世凯署名，则宣布之日，为帝政之终局，即民国之始基。从此努力进行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，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！

公历2月13日，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热闹的一天。

一大早，孙中山就向临时参议院连发两篇咨文。一个は践諾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，另一个是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：“清帝退位，南北统一，袁君之力实多。其发表政见，更为绝对赞同，举为公仆，必能尽忠

民国。”

接着，孙中山为表示诚意，又致电袁世凯，很是客气了一番：“文以菲才，辱膺国民推戴……自惭受任无状，日夜希冀推贤让能，苟得如公者举而自代，文即行引躬退在荒野，为一共和国民，于愿已非常满足……”

袁世凯也不含糊，连忙复电孙中山：“……时艰方殷，万端待理，断非衰庸如凯者所堪胜任……”

两位总统你来我往，三推三让，看了让人感动。

14日，南京临时参议院按照南北议和谈好的条件，17省一省一票，以全票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（不久又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），并使劲儿“忽悠”了袁总统一把：

查世界历史，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，只华盛顿一人，公为再见，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，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，统一之伟业、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……务请得电后即日驾临南京参议院受职。共和国万岁！中华民国万岁！

次日，被捧得晕晕乎乎的老袁回电参议院，欣然接受投票结果，随即剪去自己的发辫，并通令所有文武官员一律剪发，咸与维新，喜庆共和。

胜利来得太快了，简直像做梦一样。

当时，包括革命党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共和告成，国家统一，满怀希望，亿众腾欢。

不过，志得意满的袁大总统心里还是不大得劲儿。因为，临时参议院随后还决定，要等袁世凯就职后，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各大员才能解职，并为袁大总统设计好了三个限制性条件：

1. 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南京；2. 新任临时大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；3. 新任临时大总统必须遵守临时参议院制定颁布的一切法律章程。

原来辞职和解职是两个概念啊。

明眼人都看得出，这前两条是调虎离山、画地为牢，想把袁世凯调离



选票与子弹

北洋集团的势力范围，控制在南方革命势力之下。后一条更是一个紧箍咒，时刻准备着用法律手段制约袁世凯的权力。

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，各省代表团完成了历史使命。

1912年1月28日，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正式开张。参议员由各省都督指派或咨议局选举产生，其实也大都是原各省代表，每省3人，到会议员43人，大多数是革命党人，立宪派也就十几个人，没有北洋系的人。同盟会会员林森为议长、王正廷为副议长、李肇甫为全院委员长（审议长）。

所以，这个由革命党掌握的临时立法机关，作出这样的决定也在情理之中。

对于这请君入瓮般的“三个必须”，老袁很是不爽。

众所周知，袁世凯是靠“北洋”起家的，让他离开生活战斗多年的“热土”，在人生地不熟的南京当个傀儡总统，这等亏本的买卖老袁是绝对不会做的。

怎么办？凉拌（办）！

于是，政治斗争经验已经炉火纯青的袁世凯又使出了他最拿手的招式：软硬兼施，以退为进。

先来硬的，说狠话。

15日，袁世凯向全国发出通电，向南京方面“叫板”。

粗略数了一下，电文有400多字。

当时的电报是高科技通信手段，多发一个字就要好多银子。袁世凯不差钱，一口气发了这么多字，可见其心情是多么迫切了。

在电报中，袁世凯主要表达了三层意思：

一、北方是我控制的地盘，如果接受清朝皇帝委托的做法不算合法的话，那还有北方各省军队的推戴呢，我袁世凯这个大总统也不一定非得南京选举。我之所以没有单方面组织政府，主要还是想促成祖国统一大业，实在不想造成南北分裂的局面。

二、现在北方危机四伏，内忧外患，人心不稳，不仅满清皇族想死灰复燃，各国列强也虎视眈眈。如果我为了这个大总统的职位，不顾全国半

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一拍屁股到南京上任，这边又没有合适的人接替我，出了意外，谁来负责？

三、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，还是由孙中山当这个临时大总统吧，等到南京政府接受完北方各省军队，我就告老还乡，还回我的洹上村享清福去。现在，我还会站好最后一班岗，全力维持北方秩序，绝不能因为一个大总统的职位，使南北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而损害了国家大局。

这一招笑里藏刀，绵里带针，果然厉害。

南京临时政府又一次处在了两难的境地，骑虎难下，尴尬万分。

其实，关于那“三个必须”的限制性条件，在南京临时政府内部早就引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论。

矛盾主要集中在建都的地点。

清帝退位后，新生的中华民国在哪儿定都，当时主要有两种不同意见。

一种是主张定都北京。持这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有：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、革命元老章太炎、清末立宪派领袖张謇、江苏都督庄蕴宽、浙江都督蒋尊簋、湖南都督谭延闿、云南都督蔡锷、山西都督阎锡山、广西都督陆荣廷、浙军司令朱瑞、粤军司令姚雨平、第一军团长柏文蔚等。

2月13日，章太炎就致电参议院，指出由北京迁都南京，备有“五害”：

威力必不能及长城以外，其害一也……是将北民化为蒙古，其害二也……日、俄已侵及东三省，而中原又失重镇，必有土崩瓦解之忧，其害三也。清帝尚处颐和园，不逞之徒，思拥旧君以倡乱者，非止一宗社党也……蒙古诸王，抑或阴相拥戴，是使南北分离，神州幅裂，其害四也。交民巷诸使馆，物力精研，所费巨万，若迫令迁徙，‘必以重资备偿，民穷财尽之时，而复糜此巨帑，其害五也。



黎元洪则认为“舍北而南之不可，可致兵亡、民亡、国亡、种亡”。

“五害四亡”说耸人听闻。

另一种意见是定都南京。

这主要是孙中山的意思：“今所急要者，但以新国民暂时中央机关之所在，系乎中外之具瞻，勿任天下怀庙宫未改之嫌，而使官僚有城社尚存之感。则燕京暂置为闲邑，宁府首建为新都……”（新的国家要有新的气象，再用故都，藕断丝连，会使人产生误会）

孙先生支持者有黄兴、广东都督陈炯明等人。

关于建都之争，革命党内部还上演了一出“武戏”。

这出戏两名主要演员是宋教仁和马君武，宋主北京，马主南京，两名革命同志为了此事争执不下。据说是宋先动的手，给了马一个大耳刮子，马回敬宋一个乌眼青，后来还是黄兴同志拉的架，平息了这场风波。

2月14日，南京临时参议院经过投票，决议临时政府设在北京。

投票结果是：北京20票，南京5票，武昌2票，天津1票，投票的议员大多数为同盟会会员。

当获悉投票结果后，孙中山十分生气。

据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回忆：“先生（指孙中山）召克强（即黄兴）至总统府，让之（就是让位）。克强亦谓党中不应有异议。先生遂召集（参议）院中同志黄复生、李伯申、邓家彦等为评言其得失，则皆唯唯。依参议院法，须政府再交参议院，始能推翻原案。邓、黄等以是请。克强遽曰：‘政府决不为此委曲之手续，参议院自动的翻案，尽于今日；否则吾将以宪兵入院，缚所有同盟会会员去。’余草文书，交院再议。”

胡汉民的这段记载，可信度较高。

在定都问题上，孙、黄情绪如此激动，甚至想对自己的同志们动武。可见，前任大总统对后任大总统是多么的不放心了。

在孙中山和黄兴两位大领导的“影响”下，临时参议院经过激烈争论，甚至有同盟会议员以死相争，最终以19票对8票的结果，通过了以南京

作为临时政府地点的决议。

一夜之间，参议员之主张判若两人，足见当时人心之不可持。

2月21日，袁世凯致电孙中山，又来了一手软的：

现在国体初定，隐患方多，凡在国民，均应共效绵薄。惟自揣才力，实难胜此重大之责任，兹乃辱荷参议院正式选举。窃思公以伟略创始于前，而凯乃以轻材承乏于后，实深愧汗！凯之私愿，始终以国利民福为归，当兹危急存亡之际，国民既以公义相责难，凯敢不勉尽公仆义务。惟前陈为难各节，均系实在情形。素承厚爱，谨披沥详陈，务希涵亮。

这番话说得溜须带谦虚，八面玲珑，滴水不漏，极有水平。

孙中山一看有希望，急忙给老袁回电，称已委托唐绍仪北上协商，殷切期盼袁总统南下就职。

随后，孙中山派出以蔡元培为团长的专使团，随唐绍仪一起赴北京，“组团”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。

27日，专使团抵达北京。袁世凯令京城主要街道悬挂五色国旗，主要路口搭设彩牌，大开正阳门欢迎专使团的到来（在清朝，正阳门除皇帝出行，一般不开），并派出600人的警卫队专职保护，指示胡惟德、颜惠庆等13人负责招待，可谓服务周到，细致入微。

专使团下榻在东城煤渣胡同原贵胄法政学堂。

当日中午，蔡元培、汪精卫等人在唐绍仪陪同下，终于见到了袁大总统，当面递呈了参议院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的文告和孙中山的亲笔信，请求袁世凯南下就职。

老袁欣然允诺，说等我安排安排，马上起程。（一俟拟定留守之人，即可就道）

当晚，老袁设宴为专使团接风洗尘，胡惟德、赵秉钧作陪，席间觥筹交错，南北一家，其乐融融。



选票与子弹

第二天，一夜酒醒的蔡元培决定趁热打铁，再次面见袁世凯，催促其尽快南下。

老袁面有难色，拿出了京外人民及各团体不同意迁都的电文100余件，又说了一大通在北京建都的理由。不过，老袁还是答应由京汉铁路南下，等宣誓受任后，即返北京。

第三天，袁世凯举行茶话会招待专使团全体成员。蔡元培代表专使团致辞：南方军民正翘首以盼，请袁大总统一定要尽快南行，以联络南北感情，至于定都之事，以后再议。见此情景，老袁也表示要及早动身。甚至召集文武官员，准备留守事宜，商讨南下路线。

一切似乎都很顺利。眼看大功即将告成，专使团的成员们也都松了一口气，只等和袁总统一起南下交差了。

就在这一天，猫在皇宫里的隆裕太后悄悄派世续来见袁世凯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劝说袁世凯千万不要撇下他们孤儿寡母南下，说得老袁眼圈红红的。

这时，还有几天就是正月十五了。随着局势进一步和缓，北京的街头渐渐热闹起来，人们正准备好好过个元宵节。北京市政厅通知各家商号住户，从2月27日（旧历正月初十）起，举行庆祝大会三天，在晚间还要举行提灯游行。

然而，躲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

29日晚7时，第三天的提灯游行开始。没过多久，就听到东北方向轰、轰……几声炮响，有人猜：“这大概是礼炮吧！”

一瞬间，街上出现了许多士兵，乱喊道：“宫保要走了！”“我们没人管了！”“抢哇！”

原来，驻扎在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外东岳庙的第三师第九标炮营发生“闹饷哗变”。

士兵们大肆抢劫附近的果摊、食铺。随后涌入朝阳门，在前门大栅栏、西河沿、煤市街一带打砸抢烧，“金店、银钱店、蜡铺、首饰楼、钟

表铺、饭馆、洋广货铺及各行商铺，十去八九”。值班的巡警也不敢露面，逃之夭夭。

炮营这一闹，附近三师其他部队也跟着起哄，恣意抢掠居民财物，并包围了专使团下榻的寓所。

身穿灰色军服的士兵持枪破门而入，将专使团的行李文件抢劫一空。蔡元培等人狼狈不堪，从后院翻墙逃进一个美国人住宅，在那儿忍了一夜。天亮后，才跑到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避难。

当晚，北京城正举办提灯会，各大戏院好戏连台，高朋满座。突然间枪声大作，火光冲天，“骤而发难，街衢游客抱头乱窜，有在饭馆、戏园终夜不敢出者，而城门都闭，露立中宵，楚楚饿寒者多矣”。

惹祸部队的首领是曹锟，天津人，在家排行老三，打小做过买卖，外表憨憨傻傻，人称曹三傻子。傻人有傻福，这小子投军后一路高升，现在官拜北洋第三师师长，手握重兵，以后还当了“民选”总统。

清帝退位后，北方各军齐集北京。

第三师是袁总统的嫡系正规部队，发生哗变实在出人意料。而同样驻扎在京城，被视为杂牌部队的毅军和满人组成的禁卫军却安分守己，并协助维持秩序。

兵变发生时，袁世凯正在寓所睡觉，听到外面人声嘈杂，枪声凄厉，急忙派人打探消息。

有人报告说是城内军队哗变，老袁发怒道：“这还了得，快拿我的家伙来，我去打他们！”

左右当然懂事，劝住总统。

3月1日，天一放亮，唐绍仪赶来拜访袁世凯。总统、总理正谈着，曹锟来了，说：“报告大总统，昨夜奉大总统密令，兵变之事，已办到矣。”

曹锟没把唐绍仪当外人，袁世凯可不这么想，怒喝道：“胡说！滚出去。”

你让我干的，竟然还骂我，要面子的曹大将憋气又上火，一溜烟跑回了天津。





转身的工夫，袁总统派人送来了12尊金佛。金光灿烂，曹锟多云转晴，乐颠颠进京，还得为袁总统卖命。

局势有失控的迹象。

老袁急忙找来陆建章、姜桂题、江朝宗等人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调度好自己的军队，必须守卫好自己的防卫地带，切不可擅离防地去打兵变。只要你们守好自己的驻防地区，不叫变兵进来，北京城就乱不了。对付兵变，我有办法。”

老袁虽嘴上这么说，可心里也没底儿。那几天，他经常一身短衣打扮，并收拾了一些金银细软，甚至亲自带人到地窖里看了看，一旦事态失控，随时准备“跑路”。

此时的北京，内外城巡警都加强了戒备，商家铺户纷纷闭门谢客，大街小巷死一般寂静。

冯玉祥回忆：“‘草寇逃了民遭殃’，这话一点不错的。抢掠财物的明明是那些官僚军阀们制造出来的变兵，可是等到搜拿的时候，他们早已在天亮以前就四散窜逃得无影无踪了。街头巷尾狼藉着的布匹财物，都是变兵老爷儿们扔下的残余，无知的穷人们看了，不由得眼热心迷，视为发财的大好机会。这一下就把他们坑了！早上搜拿匪徒的布告张贴出来，穷人们却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。于是揭开了最惨痛的场面：满街上不少的小贩和车夫们，背负着被窝，挟带着布匹衣服，被搜拿匪徒的军警们追着乱跑。有的慌了手脚，往胡同里躲藏，军警在两头一堵截，一个又一个，都被拴上了绳索。‘人家牵牛他拔橛’，这就是罪状。那些可怜无告的穷人们，都被当作了昨夜闹事的匪徒，牵到天桥去砍下头来，把东单、西单和西四牌楼的牌楼上各挂两个，示众了案。”

当晚，月黑风高，又是枪声大作。

驻西城的毅军也发生兵变，喊的也是：“宫保走了，我们没人管了……”边喊边抢，抢完放火。

西四、西单大街均被焚掠，当铺、粮店、钱庄、银楼成为重灾区，袁世凯在锡拉胡同的旧居也被烧毁。